第六章　結論

國家是一生命有機體，有興有衰，有生有滅，依據達爾文進化論原則「物競天擇，優勝劣敗」,「合作與競爭、抗衡與扈從」，展現國際中政治的現實。

從「當代中共空軍戰略演變及其對臺海地緣政治之影響」研究發現：國際政治以地緣爲首要，空權對地緣政治具有關鍵性影響，中共空軍戰略轉變是內外主客觀環境因素影響下的產物，「攻防兼備」空軍戰略爲中共確立攻佔臺灣、抵抗美日的作戰目標，對臺灣政治上與軍事上造成嚴重衝擊，並突顯臺灣地緣政治價值。

壹、空權對地緣政治具有關鍵性影響：

時代的巨輪不斷運轉，改變了人類的活動空間，過去人類的活動局限於陸地，現今不但深入海底，更走入天際。波斯灣戰爭爲空權時代戰爭的經典，詮釋了空中戰場的重要性，現今空中運輸雖不及海洋運輸價廉，但其通達性與較短的運輸時間，卻是創造當代經濟優勢的基礎，21 世紀的新高地（太空）所能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，已成爲國家間競爭的主要戰場。

空權時代擊毀了 19 世紀以前海權時代－以歐洲爲競技場的「梅特列體制」，途經海陸爭霸的「雅爾達體制」，過渡到全球一體化的美國「單極體制」。

美國掌握地緣、經濟、科技、政治、軍事等優勢，而空權實爲美國稱霸世界的主要因素；在挑戰美國霸權力量中，我們發現亞洲與歐洲國家都體認：爲了彼此的利益必須趨於整合。亞洲走向「中國與東協 10＋1」的趨勢，歐洲更形成「藍色香蕉」[1]的強大「歐洲帝國」，以擴大空間的方式凝聚更強大的力量。

空權論較陸權論、海權論更能詮譯地緣要素－位置、面積、實力及距離的正確性，並延伸出空中攻擊能力、防禦能力、空運能力、基地、航空潛力等五項硬權力作爲評定國家武力的重要指標。

筆者依據美國學者賴特所建立「穩定的權力條件」及電腦兵棋與實戰經驗，導出空權武力的計算公式：

空權武力＝F(空對空武力；地對空武力；地對地武力；空對地武力)

並據此公式運算出國家與國家間空權武力平衡線，作爲當代國際關係中國家行爲與戰略衡量的準繩，國家主事者可參考此一觀點執行「遠交近攻」、「趨吉避凶」、「合縱連橫」的戰略操作。

軍事上瀕海國、內陸國、島嶼國各種類型國家，應據此考量建立對外防禦的武力，將空權列爲首要考量因素。國土面積不夠大的國家，不利於發展空權；島嶼國無作戰縱深，需仰賴海上補給，易遭受空中威脅，必須依賴空權大國的保護，才能延續生存與發展。國土面積夠大的國家，爲爭食利益的大餅，不得不在空權上多所著墨，因此產生如「建築般」[2]的軍力結構，戰爭朝信息化、機械化、無

---

[1] 參閱Christopher Dickey, “The Blue Banana,” *Newsweek, Inc.* Dec 16, 2002. 朱邦賢譯，〈藍色香蕉 歐洲經濟脊梁〉,《聯合報》, 2002 年 12 月 11 日，版 11。從英格蘭曼徹斯特，下沿德國萊因省，到米蘭和義大利北部的工業重心，夜晚時分會顯現一道光弧，這道光弧稱之爲「藍色香蕉」。

[2] 軍隊結構如同建築一樣，最基層爲陸軍、海軍，空軍是陸、海軍的上層建築，太空軍又是陸、

人化及陸、海、空、天、電一體化發展，世界各國在空權世界的結構中，都可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定位。

貳、中共空軍戰略轉變是內外主客觀環境因素影響下的產物：

中共是一「海陸兼備型」的國家，國土面積 9,600,000 平方公里、經濟海域 3,000,000 公里，有條件成爲明日的超強，但受到海權與陸權強國的威脅，到底應發展以海軍還是陸軍爲主體的兵力結構？一直困擾著歷代中共領導階層，從毛澤東、鄧小平到江澤民等領導班子。由於國際情勢的轉變，及國家內在、外在的主客觀環境因素影響下，海洋因素勝出，必須藉空權的保護，於 1999 年開始將「國土防空」的空軍戰略轉變爲「攻防兼備」。

中共掌握了歷史的脈動，爲了對抗美蘇強國，60 年代建立了核武部隊，空軍在人民戰爭的指導下，採取「領空防禦」戰略；90 年代北方威脅消失，進入和平時期，得以集中精力發展資訊及太空科技，遵照鄧小平訓示：「韜光養晦，絕不出頭，發展經濟」的策略，始終保持「決定性武力（太空、核子）與先進國家齊平；傳統武力與先進國家的拉近差距」，筆者認爲中共至目前爲止建構的「最低嚇阻」武力，可算是精明的，因爲如此成功的迴避了世界霸權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覬覦。

空軍是高技術條件的軍種，中共空軍長期以來受制於國防思想的桎梏，採取「國土防空」的守勢戰略，始終無法與美、蘇、日、台等國空中武力對應。經由波斯灣、科索沃、阿富汗等戰爭的洗禮，使中共體認空軍於高科技局部戰爭的重要性，方努力拉近與先進國家的差距。

蘇聯解體帶動世界權力的重分配，中共空軍因而獲得第三代的空中武力。改革開放所帶動的經濟發展，增添擴充軍備的基礎。吊詭的是毛澤東主政期間，強調爲國防而建設的「三線發展」，受到經濟發展的因素，使中國的重心導向瀕海地區，國防上因而出現了嚴重的漏洞。爲彌補此一缺憾，中共於廿世紀末發展「攻防兼備」的空、海軍實爲趨勢使然。海上載台、空中載具等遠程攻防武力，遂成爲中共建構目標。

延續中國「天朝」的概念，中共國家中程發展目標致力於爭取大國地位，意欲領導東亞；近程目標則爲保障領土、領空的安全及解決臺灣問題；而空軍扮演著關鍵性地位，空軍戰略轉變應屬必然。

參、「攻防兼備」空軍戰略爲中共確立攻佔臺灣抵抗美日的作戰目標：

「攻防兼備」的空軍戰略是中共改革開放後軍事戰略「積極防禦」的另一種詮譯，扮演「首當其衝，全程使用」、「要準備在戰爭中擔當主角」、「進行相對獨立的戰爭」角色，修正過去「國土防空」重守輕攻的作戰思想，爲中共空軍的任務確立了以「攻佔臺灣，抵抗美國、日本」爲主要作戰目標，期能迫使美國勢力退出亞洲。

海、空軍及導彈部隊的上層建築。沒有基礎建設，是無法向上構建的。

中共針對臺灣採取了「向海峽擴張」的策略，經常保持海峽中線巡弋，以熟稔作戰環境，測試臺灣的反應及作戰能力，並壓抑臺灣獨立的呼聲。

針對空權強國－美國、日本的干預，中共以「跨越式思考」方式－故意忽略臺灣的存在，直接面對美國、日本太平洋的軍力競爭，藉以貶抑臺灣的價值，由此可判斷中共空權武力在對臺灣沒有把握掌控空優之前，不會對台輕啓戰端。

中共爲防禦美國、日本的攻擊，師法俄羅斯，積極加強機場建設，採取「攻勢防空」的作戰思維，將新型飛彈置於京畿及重點地區的前沿，發揮各種武器效用，組建聯合的防空體系，形成「近、中、遠、高、中、低」不同空層、不同射程、多重互補的防空火網，並倡導「新三打三防」戰術，以嚇阻美、日對中國的進攻。

當前中共籌建的空防武力，朝遠程偵監、精準打擊、匿蹤等第三代及第四代武力爲購置重點，降低數量，提高質量，希望能等同美國等先進國家 90 年代空軍武力的水準。

爲儘速達成轉型的需求，「專業領導」成爲人事升遷的主要依據，並擴及海軍艦艇部隊。訓練上出現更多元的聯合作戰組合，採取攻勢防空、密接空中支援、攔截、戰略轟炸、戰術及戰略空運、空降等；並加強應急機動、海上、低空、超低空、對地攻擊轟炸、夜間等課目比重，促使中共空軍脫胎換骨，超敵勝敵。

肆、中共「攻防兼備」的空軍戰略對臺灣政治上與軍事上造成嚴重衝擊：

中共「攻防兼備」的空軍戰略首當其衝的就是臺灣，依據「空權武力平衡線」發現，中共空權優勢區對臺灣地區形成半封閉的包圍，僅餘臺灣東面的太平洋爲缺口，中共具備海上空中加油能力後，空中武力將有能力封鎖臺灣，爾後極可能建構跨越臺灣的空權武力，將臺灣包圍於中共空權勢力範圍內，直接挑戰美國、日本在太平洋海域的勢力。臺灣感受到中共空權武力對臺灣安全的壓力，必須選擇抗衡的策略。

一、政治上間接迫使臺灣走向分離的道路：

臺灣（小國）對中共（大國）空權武力差距逐步接近下，在政治上僅能選擇「抗衡」策略，並與美國與日本結盟。

1999 年中共空軍戰機出海，造成臺海第四度危機，中共戰機跨越臺灣海峽中線巡弋的結果，使得金門、馬祖、東沙及太平島等地區失去防衛價值，臺灣被迫實施外島撤軍，改派不具軍人身份的海巡署擔任守備任務。臺灣這種刻意避免擦槍走火，降低敵意的作爲，有放棄金門、馬祖、東沙、太平等島嶼之嫌，悖離 1958 年蔣介石、毛澤東刻意保留金門、馬祖這兩條臍帶，將中國與臺灣永遠在連接在一起的戰略，[3]而有走向實質「獨立」的傾向。

爲尋求生存空間，臺灣被迫不再與中共在繼承中國的法統上競爭，期望與美國、日本空權結盟，並尋求與東亞、太平洋諸國更廣泛的合作。

[3] 李志綏，《毛澤東私人醫生》（臺北：時代文化，1994 年），頁 260。

二、軍事戰略上選擇「拒敵境外」的思想：

臺灣是島嶼國，工業生產地帶位於西部平原，極易遭受中共空中攻擊的危害。國軍的「防衛固安，承受第一擊」戰略指導，突顯臺灣軍事作戰處於被動的劣勢；1999 年間爲防制中共奇襲，臺灣空軍採取等同數量的對應戰術，卻正中中共「田忌賽馬」以下駟對上駟之陷阱－臺灣新一代戰機對應中共老舊戰機，延誤臺灣空軍現代化的進程與優勢，因此迫使臺灣重新思考「守不如攻」的戰略，以捍衛空權優勢。

2000 年 6 月 16 日陳水扁總統於陸軍官校畢業典禮提出「決戰境外」的戰略思維，經多方研議以「拒敵境外」[4]爲主軸，進一步闡述「有效嚇阻、防衛固守」的戰略構想，及「不將戰爭帶入本土」的防衛指導，臺灣據此於 2001 年版國防報告書中修正戰略構想爲「防衛固守、有效嚇阻」，積極籌建攻勢戰力。

伍、中共空軍「攻防兼備」突顯臺灣地緣政治價值：

臺灣與中國大陸相隔僅 90 餘浬，爲最接近於中國大陸的大島，易攻難守，屬「孫子兵法」中的「爭地」，受客觀環境的因素，無實現獨立的條件。歷史上西方將臺灣列爲前進中國的轉運站，臺灣因此受到西班牙、荷蘭、日本等海權國家的殖民統治。

1972 年以來，臺灣戰略地位一度由日本及菲律賓取代，但中共空軍「攻防兼備」戰略改變了臺灣的地緣價值。中共空權因受到臺灣空權優勢的壓抑，無法向第二島鏈擴張，成爲美軍關島地區、日本海上安全航道最佳的屏障，並能有效策應第一島鏈的軍事能力，突顯臺灣地緣政治價值。

對中共言：擁有臺灣將使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獲得良好的天然屏障，並可作爲中共最大的遠洋海、空軍基地及突破第一島鏈的前進基地，更可拓展龐大的海洋經濟利益，威脅日本經濟命脈；對美國言：確保臺灣是美國「保障盟邦」的承諾，直接衝擊東亞國家對美國的信任度；擁有臺灣，可作爲關島的屏障，監控中共的前哨，對中國貿易的轉運站，獲取巨大的經貿利益；對日本言：臺灣提供南邊通線側翼的屏衛，對日本的經濟依存及日本南進與西進的跳板；對菲律賓言：臺灣提供阻擋中共武力的第一道防線，提供技術、資金的經濟利益；對中共周邊國家言：臺灣提供牽制中共軍力威脅的效果，降低中共空軍攻防兼備對他們的國防壓力。

臺灣存在的最大價值在於具有繼承中國法統的合法性，臺灣始終是民主陣營的重要成員，對中共政權構成嚴重的挑戰；而臺灣位於東亞主要的空中通道上，戰略地位隨著中共勢強而水漲船高。在兩岸的地緣關係中，臺灣對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上述五項心得爲筆者書寫本文的具體發現，然由於研究時間的不足，筆者對

[4] 施燕飛，〈國防部公布 91 年國防白皮書拒敵境外爲主軸〉，《中國時報》，2002 年 7 月 23 日，版 1。

於空權探討上的面對面、空對面攻擊武力因素，因受限於雙方攻擊目標與時序的主觀認定，爲確保客觀立場，在本文中未作深入探討，頗有遺珠之憾，將列爲爾後繼續研究及加強努力的方向。